# 閒古董

# 輟畊録鈔

汲郡王公玉堂嘉話云宋未下時江南謠云江南若破百鴈来過當時莫喻其意及宋亡蓋知指丞相伯顏也

宋景文筆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為胍肚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胍肚後譌為骨朶朶平聲（胍音孤 肚音都）

貴由赤者快行是也每歲一試之名曰放走以脚力便捷者膺上賞故監臨之官齊其名數而約之以繩使無後先參差之爭然後去繩放行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至者賜銀一餅餘者賜段疋有差

百鴈 胍肚 貴由赤

魯齋

治天下匠

中書左丞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 衡 中統元年應召赴都日道謁文靖公靜修劉先生 因 謂曰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至元二十年徵劉先生至以為賛善大夫未幾辭去又召為集賢學士復以疾辭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中書令耶律文正王 楚材 字晉卿在金為燕京行省員外郎國亡歸于我朝從太祖征伐諸國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見知於上詫王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進不已左乎王曰 且治弓尚須弓匠豈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自是用王益密

謝君直先生枋得號疊山信州弋陽人宋景定甲子江東漕闈
校文發策問權姦誤國趙氏必亡忤賈似道貶興國軍三年遇
赦得還天兵南下群城潰棄家入閩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文
海承旨留夢炎等交薦累召不赴二十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
參知政事魏天祐復被詔旨集守令戍將迫處上道臨行以詩
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
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
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夏四月至京師不食死
年六十有四秋八月　定之奉柩歸葬門人誄而題之曰文節
先生謝公墓嗟乎伯夷叔齊在周雖為頑民而在商則為義士

耶律諫飲

耶律大黄

孰謂數千載後有喬義士之風者復見先生焉

太宗素嗜酒晩年尤甚日與大臣酣飲耶律文正王數言之不聽一日持酒糟之金口以進曰此乃鐵耳爲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説賜以金帛仍勑左右日惟進酒三鍾而止

丙戌冬十一月耶律文正王從太祖下靈武諸將爭掠子女玉帛王獨取書籍數部大黄兩駝而已旣而軍中病疫惟得大黄可愈所活幾萬人

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之爲尚書丞相也專權擅政虐燄薰天賄賂公行畧無畏避中書平章武寧正獻王時爲利用監獨奮然

數其姦贓於上前上怒以為醜詆大臣命左右批其頰王辨不為止且曰臣思之熟矣國家置臣子猶人家畜犬譬有賊至而犬吠主人初不見賊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哉上悟收桑哥籍其家明日王拜御史中丞余按北史宋游道傳畢義雲奏劾游道揚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犬詔除名則王之以犬自況為有所本矣

文貞王阿憐帖木兒嘗言婁師德唾面自乾以為美事我思之雖狗亦不可惡他且如有一狗自卧於地無故以足蹴之或擲以物狗固不便咬人亦吠數聲而去卻有甚好聽處

弓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弓或以為弔字及篇字者皆非

正統辨　木乃伊　礔正斧　興隆笙

會稽楊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錢史先生嘗進正統辨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旣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鐫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礔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壽節御大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大匏土鼓二韋

人中 發燭

橐按其管則簧鳴筦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趙文敏曰公人(脣之上何謂人中)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三畫陽成泰卦也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所製與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焠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新

熟水　髮䏶　衞夫人

公既還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户謁公私第公以賓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户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執以驕淩之然後爲尊嚴乎吏赧甚　徐文獻公

句曲山房熟水法劄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缾内沃以沸湯密封缾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婦人頭髮有時爲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䏶按攷工記弓人注云䏶亦黏也音職則髮䏶之䏶正當用此字

翰墨志云衞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

梵嫂　房老　高宗神翁

正書八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尉展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穀清異録京師大相寺國僧有妻曰梵嫂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翔風及色衰退爲房老

初宋高宗在潛邸日泰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事來群閹言於徽宗召至以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横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及兩宮北狩亞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于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鰲山

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

費榮敏公案余內子之曾大父也人皆稱曰費佛子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

火失刺把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孟蜀主一錦被其闊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版樣盖以叩于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錦則擁覆于肩此之謂鴛衾也揚元誠太史言兒時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宮庫見之

曾齋雇僕　謀馬　客作　陳孚養髮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

俗呼牝馬爲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

吾鄉陳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爲僧以避世變一日

大書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墻上云我不學寇丞相地黃變髮
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
度和雲眠石上不合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歸肝本無
兒女情亦豈惜此嚄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鬖鬆影
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蓄髮經半年餘諸
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既而命爲他所遣媒
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馬入門矣後以功授治中與鄉
歸終老焉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父宗本元從義出入搆賄賂締
爲關節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天下指薛卓爲掃媒文李肇

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造請權要謂之關節

聶碧窓國初哀被虜婦詩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曹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亦奇。緯蕭出莊子陶九成偶未考耳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裡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

手爲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柁曰
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意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龎統傳
盧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真公編次古文自西漢而下他並不
録迨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
然乎
本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迹大曆
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輙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事見酉陽雜俎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鞬愼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己及一云未酉不可得而詳也

杭州赤山之陰曰篛箕泉黄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厨刀自割其勢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燬所割勢擣粉酒服如其言不數日而愈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記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傳會之

河豚　　素領　　河豚毒

辭自注世說者已然況後世乎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頰常怒氣滿腹形
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東坡先生在資善
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按類編魚部引
博雅云鯸鮔盈反之魨也背青腹白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
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魨
頂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藥湯恐內有荊芥盖與此物大相
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儒者因此喪命其
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濱試之經宿顆大如芡實世傳

善字訓

丘長春題壁

中其毒者亟飲禨物乃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撤攪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擺花徵妙過與乾燕丈各等分同擣粉水調灌大妙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為福既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窗戶墻壁上頻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勢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爾厭終

令毁矣爾宜思甚毁而欲完克孫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知道哉

鏖糟

俗語以不潔為鏖糟按霍去病傳鏖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

水畜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重臺

比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注云日中為

王食時為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隅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白醉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為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檐白醉見淸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分疏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為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

奏琎不令作領軍并與傳廣寧王交結琎亦見帝令引入白合

疏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鄰里醵金治具過主人飲謂之曰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之禮其來尚矣

今人謂駔儈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爲牙耳

酉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割政割剝之政也史記帝記三父馬牡馬也史記平準書氈布罽也說文曰西胡氈布香物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藏魚說文鮓藏魚也

煖房 牙郎 井毒 事物異名

清室獄也史袁盎傳猊糖獅子乳糖也後漢顯宗記令草宜男花也傳玄賦毛席氈也後漢西域傳注
竹練竹布也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竹萌筍也說文練香和香也李賀詩練香薰宋鵲南威撒攬
也太平廣記石蜜櫻桃也同上木蜜棗子也同上雜馥合香也通典四十三脂炬燭也杜陽雜編
竹胎筍也說文調香和香也華嚴經曰粥香長者善調香毛布褐也詩七月箋獵碣石鼓曰獵碣蘇勗載
記玉窪酒器也緯畧挾日從甲至甲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挾辰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石榴也酉陽雜俎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癐癐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癐癐勝靜不被打阿癐

瘖據此乃有所本
今寺觀削木爲筆壽置溷圊中名曰廁籌北史齊文宣王嗜酒淫泆肆行狂暴雖以楊愔爲相使進廁籌然則愔所進者豈即此與

南方或謂折花曰掬花唐元微之詩試問酒旗歌板地今朝誰是掬花人又古樂府掬折楊柳枝

諺云三代仕宦學不得着衣喫飯按魏書文帝詔群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則古已有此語

世之曰乞求蓋謂丐欲若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蘂夫人宮詞種得海柑

帝師 佛　上頭　月事　丹的

繞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巴思八帝師法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開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知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板的達巴思八八合失

令世女子之笄曰上頭而倡家處女初得薦寢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雲鬟使上頭又天癸曰月事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史記濟北王侍者韓女病月事不下診其腎脈嗇而不屬故曰月不下又程姬有所避不願進注天子諸侯群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故以丹注面目的的為識令女史

見之王察神女賦施玄的的即上所云也然八月二字无新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

黃山谷煑豆帖云庭堅頓首失牛已來終日悃然至今頭昏眼痛雖取所喜者為之亦不能如意也以是不能脩問辱手誨喜承日用輕安所須諸方既無人可抄又意緒不佳懶動耳煑黑豆法䃫豆一升接莎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骰子同豆斟酌水多少慢火煑豆香熟日乾之翻覆令展盡餘汁簸取黑豆去貫衆空心日啗五七粒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世間不强學力行自致於古人者不可不畜此方庭堅頓首翰禮秘校足下

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字志道守贛州路任滿聽除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入剌木即日錄用訖遣丘持俸鈔五十定餽魯魯以廉故家甚貧朋友間每分財以濟之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之因使問之魯知為丘匿有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此惶赧無地令兒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為隱其惡未嘗與人言夫魯西域人也度量之宏深乃如是可謂厚德君子矣若丘者名教中所不可容尚孰責哉

嘗見人戲呼一譁訐者為鄧思賢初不可曉後讀筆談始得其說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

臨摹硬黃響搨

石敢當

敎以侮文侮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刼之蓋愚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爲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窗牖間映光摹之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碏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爲石氏周有

石速齋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氈褥錦繡一條斜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晡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傪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妝治未畢我未及

驅口　紅契　抄估　放良

饕爾且可懸心則其語唐時已然
今蒙古色目人之臧獲男曰奴女曰婢總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摽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致富主利其財則俟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

家生 慍羝 花蘂夫人 露布

入于舂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也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記亦有所據

慍羝謂腽肭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蘂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蘂之翾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勝書帛於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袁綮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

露布

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儀凡制書皆璽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文漢書賈洪爲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

書手

世稱鄉胥爲書手處處皆然報應記宋衎江淮人應明經舉元和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爲鹽鐵院書手蓋唐時已有此名

鐵券

吾鄉錢叔琛氏瓚乃武肅之諸孫也與余相友善嘗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又出武肅當日謝表藁詞云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

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一百户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渫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其化也疲羸泰拯甌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閒政有經矣志奬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刻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

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表云恩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形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鐫金作字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爰從筮仕迨及衰耄每自揣量是何功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持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開聖澤永保私門屈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恕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

文丞相子　嗓病　獅子

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為郡教授行數驛而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為絶唱

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病又愛許人之短者亦謂之嗓

國朝每宴諸王大臣謂之大聚會是日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列置訖然後獅子至身才短小絶類人家所蓄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氣之相壓也如此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有若燖洗者此其

摶換

所以異於諸獸也古云獅子吼蓋不易於吼一吼則百獸爲之
辟易也
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摶換爲佛一出劉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
謂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昔
人嘗爲之至元尤妙摶丸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陳衆仲先生嘗題欒全堂有能守不成三尾戒之句人多不知
所出按史記龜筴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尾而陳之
注陳猶居也
顏子唐玄宗太極元年壬子二月贈太子太師配享孔子廟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月封兗國公曾子同前贈太子太

係配享孔子廟宋理宗咸淳三年癸卯二月封郕國公配食大成殿子思宋度宗咸淳三年丁卯二月封沂國公配食大成殿孟子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五月追封鄒國公配享先聖位次兗國公下宋黄震云往歲顔孟配享並列先聖左近升曾子子思又並列先聖左而虛其右不以相向震聞太學博士陸鵬舉云初制顔孟配享左顔而右孟熙豐新經盛行以王安石爲聖人没而躋之配享位顔子下故左則顔子及安石右則孟子未幾安石女婿蔡卞當國謂安石不當在孟子下遷安石於右與顔子對而移孟子位第三次顔子之下遂左列顔孟而右列安石又未幾蔡卞再欲升安石壓孟子漸次而升爲代先聖張本

怯薛

優人有以藝諫於殿下者設一大言之士戲溥先聖顏子出爭之不勝子貢出爭之不勝子路出而盛氣爭之又不勝然後設爲公冶長有繫其首而牝之曰汝何不出一爭且看他人家女壻蓋蔡卞安石壻而公冶長先聖壻也蔡卞聞之遂不敢進安石於顏子上顏孟左而安石右遂爲定制南渡後安石罷配享宜遷孟子以對顏子 如舊制議者失於討論故安石既去其右遂虛而顏孟並列於左岳珂嘗記其事近歲增曾子子思又並列於左亦未有討論者

杜清碧先生本 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㓜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之句聞者傳以爲

鳴雌侯　蛇角　接紙縫

笑用紫色稜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内府執役者之譯語也國朝有四怯薛凡上帝起居飲食諸服御之政令怯薛之長總焉中有云都赤乃侍御之至親近者

絳侯周亞夫自未侯為河内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内溫人老嫗也按楚之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為骨咄耳

王古心先生筆錄内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脫何也光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麪白芨

末三物調和如糊以之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全真教

全真紀實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中孚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秘色

秘色窑器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鬬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

琴名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黃鵠 秋嘯 鳴玉 瓊響 秋籟 懷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響泉 冠古 韻磬 涉深 天球 混沌

材 萬壑松 雪夜冰 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環珮

髹光

髹器黑光 凡造碗碟盤 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於旋床上膠黏而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剗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泛之患却燥以牛皮膠和生漆微嵌縫中名曰梢當然後膠漆布之方加麤灰灰乃磚瓦搗屑篩過分麤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工自家造賣低歹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厚糊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麤灰過停今日久堅實砂皮擦磨却加中灰再加細灰並如前又停日久

朱紅

磚石車磨去灰漿潔淨一二日候乾燥方漆之謂之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綃帛挑去漿跡纔用黑光黑光者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用漆如上一半加雞子清打匀入在内日中曬翻三五度如栗殼色入前項所煎漆中和匀試簡看緊慢若緊再曬若慢加生漆多入鐵藥鐵藥即鐵漿沫用陽年米醋煎此物乾爲末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漆漆器物上不要見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内外俱乾置陰處晾之然後用揩光石磨去漆中纇揩光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橋埠牛頭嶺再用篛帉次用布帉次用菜油傅却用出光粉揩方明亮

朱紅

修治布灰一一如前不用糙漆却用贉朱桐葉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

成膏子調朱如朱一兩則膏子亦一兩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加生漆顏色闇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顏色正且紅亮

鰻水

鰻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躁也方入黃丹膩粉無名異煎一滚以水試如蜜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杖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麪一分和勻以前項油水攪和調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漆並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劉氏詩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久客都門因寄衣循以詩云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様不知肥

鎗金銀　磨兜堅

瘦近如何先去亦作舊時

嘉興斜塘揚滙縣工鎗金鎗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或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鎗金則調雌黃若鎗銀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挑嵌所刻縫罅以金薄或銀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薄在內遂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揩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餘金銀都在綿上於熨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鍛渾不走失

磨兜鞬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座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金華宋濂為著箴

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鍾鼓之聲因叩而鳴磨兜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揭鐵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畫以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屨皆有笑態其後之童子亦囙知而大笑永叔書室圖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為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一篇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嘉末始来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

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使坡翁見之亦當絕倒也

朱竹
墨菊

# 因樹屋書影鈔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半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敵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

朱竹墨菊余初亦但求之楮穎間後親見朱竹於延平山中數頃琅玕丹如火齊又類典中載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為書乃知世原有此特未之見耳

王元美初晚異見

古文人初持其一偏之説與人鑿々不相下殆識益高心益下未有不翻然自悔者王司寇元美其始與歸震川太僕論文頗有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画像屬妻子柔書之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始傷又公素不喜蘇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子柔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為策耳吾晉楚之録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簀時牀頭尚有文忠集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

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為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旨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若使但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之以為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猥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而已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際濟北地而擠長沙者元美為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舊學銷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悔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涯樂府三

致意焉今之談藝者尊奉弇州卮言以為金科玉條引繩批格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為土苴嗤餘平津刻舟之人知劍去已久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合觀元美先生所言與牧齋先生所論後之人見地未明擇途未定者其持議何可不慎哉

相傳黃山畢公服溫肭臍初頗有驗久之得沙淋疾沙皆作犬形頭尾略具又傳潤州某公補劑中多用敗龜板垂十年頗健晚患蠱膈乃謁白飛霞飛霞診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藥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骨節腠理者非吾藥所能也乃與赤丸數粒服之下龜如萩大者卉餘得稍寬不數月死焉

簀時驗小遺悉有細虫髣髴龜形物得氣而傳如此可畏哉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
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縣
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
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
夫耳　水經注　虞山先生有津逮軒毛子晉津逮秘書皆本此也
鄱陽李賓王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宇
安否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頫頰右見高齋漫録
○相法書也四語亦佳何必託郭只書名玉管通神林宗婗死
矣方術書往往有此可恨

小春　偽笋　家語　王肅本

竹譜竹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去寒欲來氣至而涼故曰小春往々木有花草有萎竹得是氣也根伸而達亦謂為鞭行鞭頭為笋俗謂之偽笋（ ）按麥以四月為秋竹以八月為小春竹事可用也偽笋字亦新

王文恪震澤長語云家語今本為近世妄庸所刪削惟有王肅註者今本所無多具焉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也閩徐興公家有王肅註者中缺二十餘板何尚書孟春註家語行世自云未見王肅本毛子晋家亦有宋刻王肅註者與興公藏本稍異憾不能合徐毛兩家本對較鐫行

說文

犬名 吠雲 油塗 試之 數字 防偽

毛子晋家有宋板許氏説文與今世所傳大異許叔重舊本乃以字畫分部者始於子終於亥全書係十五卷今乃從沈韻編次而又以部分類入者乃宋李燾更定徐騎省本也湯聖弘有元刻許慎原本惜毀於火

杜光庭一白犬名曰吠雲光庭以麻油塗犬足繒帛裹之曰吾聞以油塗犬足日行萬里○今日好田獵者何不以此試之

謝在杭云今文書中一字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作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叅字ㄷ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損一則參亦可作三字柒字亦無字按束晳賦朝列九

號之奉夕宿桼娥之房桼即古七字太元七政亦作桼政奈何不作桼字捌字見憂乾章農髭也

宇文述遇天寒雲定興謂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裌頭巾令深厚栢耳人皆學之名為許公栢耳此後世著煖耳之始

陳士業復李司理書昨所得張遐事偶得之檇李李君實諱日華者雜著中伏承明問謹備録於左君實云太極之理人知本於易而發明於周元公以為元公之說與伏羲畫卦同功然考東漢張遐則已先之矣遐字子遠餘干人常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

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良久曰得之矣觀遯之言甚精切且不曰動生陽靜生陰而云一動而生陰陽更自有理會處君實之言如此攷范蔚宗徐稗傳竟未及附載張遯姓字惟饒州府志有之其敘次論易一段較君實先生所記顛末稍詳君實想亦據郡乘拈出者他無可考也太極之理宋儒矜為不傳之秘豈知東漢高士已有剖摘奥義如張遯者遯之品行照耀於一代得孺子為之師又得陳蕃為之薦辟而二千年間敝郡學士大夫竟不知元嘉有此名賢弘緒每過孺子之

祠仰視爐篆俯挹湖波覩徵君子然撝南面之坐而曽不得一侑食之子肩輒為低回竟日先生闡叢幽潛表揚先德誠得乞靈片檄特製張君之主配享祠中俾知宋儒道統實淵源於徵君之衣缽亦千秋之快舉也夫以嚴子陵之特絕而侑食者則有方干謝翱皆異代之名賢若避則親受業於徵君者又非干翱之比山川勝事待其人而後傳弘緒拭目俟之矣

庾亮[illegible]書

廷尉孔君神遊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令有在亦變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信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

秦宓

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来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涕隕深明足下慨慊之懐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焉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並致薄奠望足下降神享之右晉庾亮追報孔坦書

追報亡友書見此

蜀秦宓與王商書如揚子雲潜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叅聖師於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恠子替茲不立祠堂於司馬相如云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云云　使美新果出子雲則宓亦當云雖有美新之累矣何以稱行叅聖師耶焦澹園為子雲辨證甚明似可引此為助

懶婦

南越志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為此獸一枚可得油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虞衡志懶婦如山猪而小喜食田禾以機軸織紝之物挂於田頭則不敢近然餘燈之説名奔鯙又魚也懶婦三化水陸呈形然乎

王韶經略洮河番首俞龍琦舉衆內附自言生平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包姓上如其請此事可入包氏家乘塞外尚忠義如此

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磬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剥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如今撾登聞鼓也肺形便

於肅肺主聲〻所以達寃也見墨客揮犀按肺石惟此載獨詳
肺屬金其令為秋形象也製似今雲板之類

熙寧中神宗命館職張載往兩浙劾知明州苗振呂正獻與御
史程伯淳言載賢者不當使鞫獄上曰鞫獄豈賢者不可為之
事耶弗許見揮麈録鞫獄事有嫌惡此直為賢者避嫌惡耳且
議論如此安得無黨人之疑神宗語尚渾厚儻曰鞫獄豈當遣
不賢人耶如爾等言則唐皐陶周蘇公皆不賢人矣不識二公
何以置對

鰒魚出膠州音撲今皆呼鮑膠人言鰒生海水中亂石上一面
附石取者必泅水持鐵鏟入鏟驟觸鰒不及覺則可得一再觸

則粘石上雖星碎其殼亦膠結不脫故海錯惟此種最難取光武時張步據青徐遣使詣闕獻鰒魚後漢吳良為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鰒魚百枚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值數千錢宋時淮治北屬江南無復能得或有間關至者一枚亦值數千錢當時重之如此予在濰匡九畹以鮮鰒來就火上炙噉鮮美異常人言閩亦有鰒魚予在閩曾未一見惟香螺肉酷似鮮鰒而香與脆又過之但乾腊不堪與鰒為奴耳

釼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釼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兕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尚不能定安望授

鬼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龍面赤髭猙獰怪異如世所塑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畏耶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韓神廟時在兵垣劾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内几案盤盂巾舄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為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户扃如故夜中亦無小聲息公知寧遠所為即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邸盖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

蜀許寂好釼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俠皆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與言近理世之好

閒七秩　望字　紫河車

異者當知之

白樂天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又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芥隱筆記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冠五曰今人但用望字無用開字者余謂方踰七者曰開近八者曰望

紫河車醫者謂之混元毬以為能益元陽江南北皆以胞衣為人所食者兒多不育故產蓐之家愼藏之惟京師不甚論往〻為產媼攜去價亦不昂有煎以為膏者四方欲得紫河車者類取之京師癸未冬親串有從余遊都門者其人謹愿生手絕迹北里突生天疱不解所自予忽悟其故解之曰君質弱常服紫河車京師四方雜集患天疱者甚夥所服藥中安知無天疱衣

安南代身金人記

鹵簿

胞此瘡能延子孫氣味所衝尚能中人生子多無皮膚衣胞尤為毒氣所歸君之患必源於此衆皆以為然夫忍於殤人之子以自裨益仁者尚不為況未必有功而適以滋害如此可不知所戒哉

萬曆二十二年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是年黎惟譚自以恢復故衆視莫登庸有間為立面肅容狀驗閱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譚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湯義仍得見有詩紀之

在宛丘時常問鹵簿之義於陳蝶菴先生先生言法駕出例以鹵水洒道取其不驟乾足以清塵簿則儀仗之籍也儀仗未出

鹵為之始以其始事也故曰鹵簿先生語予若此不知然否

予鄉密縣西山中多香鼠較凡鼠頗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如獐之有香臍也山中人多捕之以應州邑之索得則置筵筒中經年香氣不散予得數枚攜歸金陵語莘兒在揚曰草囊化則俱臭此乃獨香何居兒曰此正其臭處當時極賞其慧不意此兒客歲夭折矣拈筆記此不禁潸然



予丁亥之春庚寅之夏兩過建陽望文公讀書處去考亭里許又於山下諸生家見文公家譜中載所為考亭者其濤人某既葬其考作亭於山半以望其塋向公索名公即以考亭顏之復為書使懸之亭上則考亭與公何與予偏撿公集公既未常以

此自呼當時亦無以此稱公者後人第以公讀書處與孝亭相近遂以稱之又有誤以孝為攷者誤書可也以他人之孝為文公之孝不可也不可不辨

漢諸侯王以酎金失侯者前後數十人余初疑酎金何事史漢注皆未明後見焦澹園筆乘始得其解先生云按漢儀諸侯王歲以户口酎黄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〻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注云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薦宗廟金黄金也不如法者奪爵此必當時因封爵太濫故索其過而除之耳不然一人酎金不如法後人豈不鑒於前車而仍蹈覆轍耶

葉子 彩選 百官鐸 紙牌 鬬葉 野蠶

酎音宙

葉子彩選紛々聚訟予謂彩選即今之百官鐸不待言矣葉子必今之紙牌但葉子圖淮南寇不知始何時今江右葉子有無圖像者有作美人圖者閩中葉子有作古將相圖有作甲第圖者近又有分鳥獸蟲魚為門類者古之葉子正不知作何分名但以圖淮南寇謂葉子之興必在宋人後則誤矣南人至今呼為鬬葉

孫道相先生曰安丘石門村多生槲樹林是土人之野蠶廠按野蠶成繭昔人謂之上瑞乃今東齊山谷在々有之與家蠶等蚕月撫種出蛾蠕々然即散置槲樹上槲葉初生猗々不異桑

采聽其眠食〻盡即枝〻相換樹〻相移皆人力為之彌山徧
谷一望蚕叢其蚕壯大亦生而習野日〻處風日中雨中不為
罷然亦時傷水瞙畏雀啄野人飼蚕必架廬林下手把長竿逐
樹按行為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也與家蚕相後先然其穫者
春夏及秋歲凡三熟也作繭大者三寸未許非黃非白色近乎
土淺則黃壞深則赤埴墳如果蠃繁實離〻綴木葉間又或如
雄雞轂也食槲名槲食椿名椿食椒名椒繭如蚕名繅如繭名
又其蚕之小者作繭堅如石大才如指上螺在深谷叢篠間不
関人力樵牧過之載橐而歸無所名之曰山繭也其繅備五善
焉色不加染黯而有章一也浣濯雖敝不易色二也日御之上

者十歲而不敗三也與韋衣處不已華與紈縠處不已野四也出門不二服吉凶可從焉五也

逸少好鵝亦是偶然寄意宋人張正素乃言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逸少好之倘在是耶此真稚子之見石林老人乃謂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故其言為近理更可發笑

養痾漫筆載東坡緘封與李方叔者為二章所竊事末云坡奉奉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章惇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大可惜哉此論是矣然使非小人如惇者可謂坡無

私無黨乎幕中尚有疑竇夫坡令叔黨傳與可謂審矣方叔即出叔黨不能俟其歸乎即不俟其歸寧不可再往遂草〻付其僕乎方叔豈無齋室僕豈不受叔黨之教面以致之而乃置之几上二章遂直造其室乎此皆不可知之事也或曰坡素善方叔欲栽培之又有眼迷五色之詩毋有汝不成名之嘆而嫉二章並得巍科者揑為此說效二桃殺三士耳今科第有無私者而浪傳為某官所私有〻私而無一人知其所自者故此段不可臆斷也

子曰賜汝獨不聞喪家之狗乎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

碣尾之姿
弄尾紡碑
婊娘
有蘮自然香

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欲以丘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見韓詩外傳喪向讀作去聲言無家也此作平聲乃有喪之家

旣歇四句不甚鮮

馬賓與山陽王暢定好臨別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幸俱生鄧隆之世兒碑尾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

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間見後漢書按美尾之尾紡碑也故

曰碑尾之姿

李子田曰俗云婊娘懷裡聞得娘香此語甚俚然元裕之哭婊

母西君詩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婊懷袖阿娘香則其語亦遠矣

讃云有蘮自然香何用當風立不知何出川老解離戀何羅漢

獻之保母塼志　帳目　起復先授武官

云蚌腹隱明珠石中蔵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意或出此

宋嘉泰癸亥越人掘地得古碑乃晉興寧三年乙丑歲王獻之保母李意如壙志也云善為文能草書周益公曰王謝奴婢定小異耳

李子田曰北魏書釋老志曰元象元年秋詔曰城中舊寺及宅皆有定帳令人出入之籍曰帳目始此

舊制文臣丁憂起復必先授武官蓋用墨縗從戎之義亦不得已也故富鄭公以宰相丁憂起復初授冠軍大將軍餘官多授雲麾將軍近世起復者直授故官見却埽篇按奪情非禮及授

武職尚有顧惜名教之意然總非盛世所宜也又古以奪情為起復今槩以稱服闋矣

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〻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禪理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作語錄頂香冠三教却得其鑽之大者此外紛〻鑽不可勝計矣

唐試閏月定四時詩進士杜周士詩得閏曰真歲吾君敬授時體元成夏道推曆法堯咨直取歸餘外非如再失欺葭灰初變律斗柄正當寅寒暑功前定春秋氣可推更憐幽谷羽鳴躍尚須期又樂伸詩聖代承堯曆恒將閏正時六旬餘可借四序應

鞑且　寸鐵殺人

如期分至寧懋素盈彪信不欺斗杓重指早灰琯再推寅羲氏無和氏行之又則之頒言符大化永々作元龜按寅寅二字支韻真韻皆收注亦皆同按寅卯之寅本支韻當讀作移音而同寅々畏讀如銀在真韻者是借用或形有小別今不可知竟讀寅卯之移為寅協之寅非也唐科試最嚴出韻觀二進士詩可見

鞑馬々不施鞍轡曰鞑々立誕协見遼史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余謂寸鐵不如白戰々々勝人不如不戰屈人

白者見唐書懿宗時諸道進白者蓋閹人之稱即今謂淨身人也　又吐突承璀傳是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似云私自淨身者　白徒見鄒陽傳驅白徒之衆素非軍旅　又白士羊祜曰以白士而居重位　又白民魏詔入粟拜爵白民輸五百復其身白民猶言白丁也　又帝俊之子晏龍有琴亦名白民　又白望德宗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貨物廛左謂之白望如今市井之徒手牙儈也　又白打見王建詩謂不持寸鐵徒手相角者　又白間古号名　又白間壁間囱也見何平叔景福殿賦　又白萍魚子好群泳水上名曰白萍見古今注　又白顛的顙白顛言馬額上當顱如月見爾雅　又白滕周穆

王右驂赤驥而左白濼音意本傳作儀郭璞云皆以毛色取名
也見列子　又白奥皼名奥古澤字見石鼓文　又白及牛名
西域有牛名白及今日割取其肉一二斤明日其瘡即滿見金
樓子　又黙暗犀名南人謂象曰白暗犀曰黒暗又曰墨暗見
墨客揮犀　又白㵠有一女恒着青裙白㵠直音云㵠帞也帞
㵠繒頭也見異苑　又白題白笠也漢潁陰侯斬白題將一人
又白唐鳥名唐黒色也白唐一變為青鴘而帶灰色見酉陽
雜俎　又白荅木名音高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其味如飴
食者不饑可以釋勞可以血玉見山海經　又白選士免切貨
貝名漢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以文龍名白選直

三千進上去二聲亦作揲　又白丹王母之山有白丹黑丹見山海經　又白水剌寶石名淡紅色嬌見輟耕録　又白陵雄黄之異名也見爾雅　又白乳頭金蠟面北苑焙茶之精者見類林　又白越蒲屬可緝為布漢鄧后賜周馮貴人白越六研齋葦記大食國貢白越議三段白越議蕃布之精者議字尤奇　又白疊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越蒲屬疊白疊也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纑名為白疊國人取織以為布正為輭白　又白秧稻名音意五音篇作秧　按韻府群玉五車韻瑞皆取落脚字為類予欲為一書皆取起頭字依韻編為一書而取事之稍僻韻府不載者以便檢閲恨念室中無書

可採聊輯此一則與同志商之

治水蠱法

宋會之杭州人元時名醫也鮮于樞記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為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為末和清水為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脉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見無顏錄

藥方

焦澹園先生常欲集古雜記中諸藥方為一書惜未成只葉乘中載有數十條耳予常謂古人非自驗之方未必肯記之于集若依葉乘所載再為推廣之各分症類都為一集勝刻快書清紀諸鄙俚無用之書者多矣此書亦不難成留心醫術者誌之

王弘　物理不可測

聞往時武陵金氏曾刻此書裒集甚備惜予未之見耳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參軍王弘同行荅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見沈約宋書世人如學王弘省却多少祖帳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蔗使庶生兒種之則碩且甘種鶯粟夫婦共着麁服半夜相對種之則多且艷種芫荽作穢語則茂種山藥以足按之則支離錯出如足形種松子以杖擊蓬使子墮地用錐刺地深五寸許以箒掃入無不長一經人手則不生黄楊木以陰晦夜無一星時伐之為枕始不裂欲引竹過墻以死猫埋墻外則竹盡向猫行欲茄子繁侯其花時取葉布

于道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則予必繁物理真不可測
拾道傍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此程子止語也家大人凡見
人與僕輩字亦置之案上從未一啓視見他人字可知矣此事
似易實難関係心術甚大人能事々從此推廣之正人君子優
為之矣

夫童子淳質未漓情欲未開于誦習講説之中反有以導其邪
思非所以為訓且學者吟哦其醜惡于唇齒間尤非雅尚讀書
而不讀淫詩未為缺典況夫子答為邦之問而此句拳々殿于
四代禮樂之後恐非小事也愚敢記其目以俟有力者請于朝
而再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見王魯齋詩疑此論極正然

劉珏 舊祭服

有識者昜有力者難故公獨屬望於有力者所定删目凡三十章

靖康嵗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刓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所用可以籍甲少卿劉珏即具藁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緩平常無錯誤珏將上馬立俟之旣至而結銜脫兩字促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有索則納之賢于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珏愧嘆而止又金陵瑣事載陪京有家貧親死付之火葬者湛甘泉先生為禮書時欲變

竹名對青

銅雀瓦硯

辭曹祠

其俗擇禁門外空地為漏澤園遣千戶王某齎疏請千戶咨甘泉曰聞疏中有無主之地葬無主之人句恐無主二字不敢以陳於君上之前甘泉曰殊失檢點也遂易之二事甚相類莫謂胥吏下僚中無人

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〻色相暎可愛見華陽國志余在泉州見此種甚多但皆細如拇指絕無巨者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曹操製作其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濾過加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見文房四譜予屢渡漳河詢所知云其臺上關壯繆辭曹祠〻中道士每偽為磚瓦以愚人實則片瓦寸磚不能得

環王國象　童鏞家犬

也記在濰時張肯仲方撫陝歸肯仲舊令臨漳以一尾遺予〻郤之使者強之至再終曰此奴主令臨漳時于署中親督工為之者公奈何弗受余為失笑近友人為予言中都皇覺寺尾膚膩而質堅承水不滲以之作硯不在銅雀下三百年物似不難覓然予未之見也　銅雀臺上関帝祠名以辭曹甚當

環王國野象一牡管三十餘牝〻者牙纔二尺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牡象死共埋之號吼其處乃散見續博物志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窩卧於簷外花者日銜飯吐而飼之夜則卧於其旁白者既死主憐之埋于門前山麓間花

無如翁　曹大家注幽通賦論相人

者朝夕往埋所遠數匝肴拜泣狀卧其旁小頃始返見建寧府志虎有父子蜂有君臣此象有夫婦狗有兄弟也人可愧然矣

此二則新吾先生無如篇中未載故録之余在維揚聞海陵王侍御相說廣無如為二十餘卷真有益人心惜未鐫行

人生而心志在内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成敗考貪賤觀富貴各取一隙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右曹大家注班孟堅幽通賦論相人之術惟此包括最廣今人相法無驗者坐只論面部耳

世傳禹碑七十七字韓文公詩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處猿猱悲亦未之見也宋張世南云嘉定中賢良何致見於南嶽岣嶁峯上遂摹刻於嶽麓書院嘉靖甲午長沙太守潘鑑得於書院後小山草莽中即宋人摹刻者也夫古文之傳遠者多銘於鐘鼎至周宣王始刻石鼓歐陽已疑其非真則岣嶁之刻後人妄作明矣後楚沈鑑夢神禹授以古鈚下有篆文類碑字及早起誦省素識不勞深索楊用修好奇士也遂信之乃作禹碑歌抑亦英雄欺人耳何可據以為寶



永和蘭亭之會四十二人柳公權書之題云四言詩王羲之為序序行於代故不錄其詩多不可全載今各裁其佳句而題之

亦古人斷章取義也五言詩孫興公為序柳誼云文多不備載近見宣和中内府搨本始知今世所傳興公序與詩皆經柳所裁俱非全篇也周府刻蘭亭宴集圖其詩合四言五言於圖像之上近益府仍舊文重刻之詩與柳書多有異同即以王為前序孫為後序亦非矣謝在杭嘗云蘭亭之賢皆一時之選賦詩只四句六句亦有不成者真咄咄怪事在杭未見宣和舊搨耳

邸報

宋史劉奉世傳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呂溱傳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

苦蝎

人不知此何意也曹輔傳政和後帝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軽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邸報字見於史書始此

夏振叔言幼随其先大夫官沂苦蝎問之沂人云不拘春夏但聞雷苐一聲即默援衣帶作結或遭螫便擧結摩之即愈試之良驗〇方邵村侍御云小觧朝不向東暮不向西日不向南夜不向北永不受毒蟲之螫

御人

御人御字本古帝王公平接物之理而英雄稍濟之以權略至後世狡獪之流倶竊之以行其奸豈知雅遠之士元勝之流笑其機詐若小兒耳安有受其覊勒者哉

偶覽張無垢橫浦集云其家舊畜犀帶一銙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形於角也無垢正人君子以道學稱決非妄言然此帶亦太奇也以此推之古有辟寒犀辟塵犀駭雞犀辟暑犀夜明犀當皆有之

世傳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日遣將麥五百斛往姑蘇子純仁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未舉以麥全與之二女未適又以舟與之遂見公曰江南見故舊乎曰丹陽見石曼卿者三喪不歸二女未適以麥全與之猶未數公曰何不連麥舟與之曰已與之矣公曰善按文正公年譜仁宗天聖五年丁卯夏六月次子純仁生時公年三十九及景祐二年乙亥公權知開封時年四

十七而忠宣公方九歲未必知以麥舟與人又按石曼卿真宗
朝推恩三舉進士年甚少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未必貧至
如此况曼卿只小文正二歲與文正同立朝累遷大理寺丞許
忠宣九歲時曼卿亦拜官久矣正史俱不載予以為必無是事
也曼卿卒文正有文祭之見集中又丹陽去縣七里有橋嘉靖
間縣令來某更名麥舟橋姜宗伯為記亦未考其寔也陳眉公
云歐陽文忠為文正作墓志為曼卿作墓表皆不載麥舟一事
蓋公盛德不專在此予謂本無是事所以不載耳又按呉志載
全琮父使琮賫米到呉有所市具琮至皆散空船而回父大怒
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

不及啓報父便以此奇之此事在麥舟之先今人但傳范事

中域字數漢許慎說文九千五百九十三宋沈約四聲譜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隋陸法言廣韻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洪武正韻依毛晃所定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六今陸藻范斗韻譜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經生韻士所知曾不及半唐孫愐所收唐韻至四萬五千五百有奇冗複可知已

取松脂者以桐子油灌其首則脂暴出多者一本十數斤欲乾木液者亦然取皂角者患刺篾箍其幹令緊則角落橄欖樹高數仞成熟時納小鹽根中則實墮如雨長柄壺盧以萆麻子則柄可縮結花而枝葉堅屈之易折納巴菽幹中則柔紉隨意所

鮭魚狗膽

用銀之始

屈伸一切木根中挿鮭魚刺即死潰以狗膽則復活

江漢石使君座上詢予前代用銀之始予按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至韓愈奏狀始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宋史仁宗紀景祐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

至十两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印製元光珎貨同銀鈔及餘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今民間輸官之物皆用銀而猶謂之錢糧盖承宋代之名當時上下皆用錢也

俗傳網巾起自洪武初新安丁南羽言見唐人開元八相圖服皆窄袖有巾唐巾者下露網紋是古有網巾矣或其式略異耳

莆田洪仲韋言有西僧至秣陵問其所歷道理云經二十四國土始至中國更問各國風氣視中國何如荅云荒遠邦得如中

國但諸國不如中國會說謊耳此言自唐虞已來便覺多娓不獨幻僞如今也

吳憲副論唐荆川撫浙時事先是有倭警荆川以才名起自田間其時督臣為胡梅林少保少保以荆川有時名使人迓于淮安持五百金為勞軍費荆川怒縶人于獄貯金于庫而前少保聞之曰此腐儒也安能辦此荆川軍于周山少保以兩將軍馳鐵騎七千扶勁弩火器伏周山左右勅之曰開府不到危急不許出未幾倭千人圍周山三匝逼而前勢且擒矣鐵騎直衝弩火競發荆川潰圍出問若等何部曰少保遣使援周山待公于此者三日矣荆川思前事馳一力于淮取還人若金而少保已

今此被繫之將擕前五百金至軍前賞解周山之圍者荆川自

慚不能出必保㲉中憤懣成疾云腐儒不可治兵荆川以經濟

自命尚不能孤行一意爲人愚弄若此餘子紛紛可知矣

宋太宗

宋太宗詔宰相等曰爲法不可過有輕重唯是可以必行則人

不敢犯太重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奸朕常語徐儆異時

宮中有所禁初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

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此言可爲萬世法

醉翁亭記

歐陽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轉運謫守滁州于琅琊山間作亭名

曰醉翁自爲之記其後王韶守滁請東坡大書此記而刻之流

布世間殆家有之亭名遂聞于天下政和中唐少宰恪守滁亦作亭山間名曰同醉自作記且大書之立石亭上意以配前人云見却掃篇王韶大有韻致今人多不知石刻始于韶曰為表出唐恪效嚬亭名尤惡強作解事記與石何在耶徒貽人笑耳

今天下語言之音以五音準之中原簡一字為一字故音之唇齒分四方繁連綴多浮音故音之唇齒混以四聲準之燕趙人無入〻聲皆平閩越人無平〻聲皆入他方則平入辨此由風氣有高下水土有淺深人固不能自知也

人但知謝疊山之死宋不知其妻李初匿貴溪山中元兵入山令曰苟不得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累人遂出就俘

自縊死獄中疊山女通判周銓妻早寡無子聞父死于崖毋死于獄乃自投橋下死鄉人名其橋曰孝烈行君烈君澤三姪女皆死于獄兄君禹在九江不屈斬于市其一門視死如歸

六朝詩文用字多工巧徐陵云春鷓始轉秋蟬載吟鷓鴣蟪蟬但摘一字

蔡琰笳聲十八拍昔人謂唐人偽譔木蘭詞莫華以為唐韋元甫作予謂十八拍俱用沈約韻木蘭詞首章亦用沈韻僉証為唐蓋此等詩原是昔人設身處地代為悲嘆而作初非偽撰後人誤作本人耳使當日有心偽撰何不稍出入其韻乃留此破綻使後人一眼覷破耶今人動作明妃怨中間頗有似明妃自

道者亦將謂皆明妃自作亦將謂後人僞撰耶不辨明矣

張籍與韓文公書曰執事多尚駁雜無寔之説使人陳之前以為歡有累於盛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時日不識其然願絶博塞之好棄無寔之談〇昌黎博塞競財又常畜絳桃柳枝二妓皆能歌舞籍哭公詩有對弾琵琶之句晩年又服琉黃致斃好侮佛者多籍此訾議之予謂名人適心娯目偶一為之亦復何損古之敦大節建大業人必不似後人泥塑木雕日〻面前畫太極圏子也少陵今夕行云今夕何夕歳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舎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娯則是少陵亦博

塞矣又何損于少陵守盛名之下易生責備願世人勿訾其小
且學其大

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時為盛衰秤者視物為低昂也
今之交友離不得花秤

關雲長三上張翼德書云操之鬼計百端非羽智縛安有今日
將軍罪羽是不知羽也羽不緣社稷傾危仁兄無倚則以三尺
劍報將軍使羽異日無愧於黃壤間也三上翼德將軍死罪死
罪右此帖米南宮書吳中翰彬収得之焦弱侯太史請摹刻正
陽門關帝廟中翰秘不示人乃令鄭刺史文明以意臨之刻諸
石不知米南宮當日何處傳此文也

程氏演繁露曰靖康間閩人黃朝俊作緗素雜記至釋宋子京刈麥詩以四月為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記之難按月令四月靡草死麥秋至大昌謂朝俊未嘗讀月令誠不可解蓋秋為成熟之後古注可依即綽傳亦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亦本注疏惟空同子曰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指蟲屬也程氏亦以麥秋為物矣

張九成以紹興壬子狀元及第癸丑再娶浦江馬氏為繼妻馬先嫁義烏吳察察早夭生一子七歲而姑龔氏撫之馬再適二年而死九成往謁龔氏相見恭拜龔氏既歿為作墓志備述馬氏再適之由絶無隱諱可見立心不欺用情惇厚也今有愛妾

死者自為墓志嫡妻尚在通篇諱為妾之意其識見愧張公多
矣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堯夫
墓序而歐陽為之銘嘗考張説文集所為上官昭容銘其序則
蘇頲作也此可以證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望出滎陽潁川宋有
干犨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趯于下遂讀作虔字韻今晉書干寶
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
寶周禮註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楊誠齋在館中與同
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

以呈千字下註云晉有千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宋

暨陶舉進士傳臚時呼作槩音無應者蘇魏公曰當呼作吃音

三國志吳有槩某呼之果應六合有朴姓人多呼同樸其實音

瓢高麗姓也

## 土魯番表文

土魯番自順治十三年八貢至康熙十二年國王瑪墨忒塞伊忒韓復遣其臣兀魯和隆等獻馬其表略曰土魯番國王某上言於乃聖乃仁天下治平皇帝陛下恭惟皇上一統收同何異於古之占什特惠澤群生相同乎昔之達剌汗法紀軍威化隆於楷黑塞勞聰明格物媲美乎伊思謙達爾皇上睿知天鑑如日升之無不照皇上撥亂爲治如月恒之無不臨旌旂閃爍超越乎墨爲戚爾皇恩浩蕩實出於度量寬仁國祚無疆而萬國咸寧洪福靡際而皇圖應運後稱一千八十三年二月二十八

日予昔在禮部見荷蘭暹羅琉球諸國表文用金花箋文義皆如中國或謂是閩粤人代作也

北岳祀典

五岳皆祭於山獨恒岳祭上曲陽自漢宣帝神爵元年始而恒山實在渾源州相傳舜望於山川北至大茂山大雪不能前有石飛墮遂祀焉即今曲陽廟〻石長不滿丈濶僅四尺餘濮陽蘓穀原侍即疑石晉後燕雲陷遼宋遂遥祀於此然史漢唐書之文明甚不始宋也沈存中筆談曰北岳謂之大茂山半屬契丹以大茂脊爲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還近内今祠乃在曲陽蘓説本此也明弘治中馬端肅公曾請改祠於山事下

禮部竟格於倪文毅公按南園漫錄云倪公父謙常奉命祀曲陽禱於神〻指旁侍一人與之遂生公因名岳以是固執不肯改云順治十七年上允刑科給事中粘本盛之請罷曲陽廟祀〻渾源千年因循之訛至是始釐正焉

## 却鸚鵡

康熙二年西邊大師某得黃鸚鵡以黃金作籠表上〻却其獻嚴飭之

## 中堂

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皆於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大學士俱為翰林院官故院中設

閣老公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以此按湘山野錄錢希白見王冀公欽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又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骨董之美元王惲秋澗有中堂事記〻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

## 起居注

明初甲辰年設起居注秩正四品以宋濂魏觀為之吳元年改正五品後革十四年復設改正七品以單仲友為之久之復革萬曆初張位始請復設江陵相定議以修撰編檢史官充日講者日輪一員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冊等今日之制即本江陵遺意也蓋明初起居注別為專官而萬曆後乃歸之史官爾然

今制自掌院掌詹以下皆得充起居注官不專史官此其異也

按唐六典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屬門下省起居舍人二人亦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制誥德音以修紀言之史屬中書省此即古左右史之分職至明而合爲一官今仍之耳

## 禁師生

唐人五代最重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甚萬曆中門戶既成一爲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璁霍韜爲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寧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

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仍舊

賜御筆講義

初上以御筆頒賜内閣翰林起居注諸臣即部院大僚皆不得與惟刑書蔚州魏公一拜賜耳康熙二十一年廣西巡撫郝浴疏請頒賜御筆清慎勤三大字部議俞其請遂遣官徧賜各直省督撫云壬戌翰林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冊封琉球癸亥翰林編修孫卓禮部郎中周燦冊立安南亦以爲請皆獲頒賜琉球得守禮之邦安南得忠孝守邦各四大字其講筵四書〻經講義成例頒賜在京三品大臣國子祭酒四品亦得拜賜在外則三品撫督及在籍三品大臣亦與焉二十四年頒賜易

經講義士禛以少詹亦得拜賜

大中

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發陵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平凉府盜發韓康王定王二冢法司按律擬罪上以發掘前代帝王陵墓特令加等因諭歷代帝王陵應加守冢人戶下九卿雜議并禁稱故明廢陵等語聖諭云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爲庶人然後可彼生爲藩王誰廢之耶上之仁明如此

## 殉葬

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御史小晉始建議禁止得旨允行朱歷官至户部侍郎

## 歐陽從祀

今言嘉靖中議祀典進后蒼文中子胡瑗歐陽修四人從祀歐陽以濮議故〻孚敬特進之也予謂歐陽公人品學術亦自不愧然以世廟君臣之私進之則謬矣公之生也以此負謗其殁也以此從祀所謂求全之毁不虞之譽也

## 李選侍

明光宗朝選侍李氏鼎革後尚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八日

始卒

張眞人

隆慶中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宜永裁革詔革去眞人之號以爲上清觀提點萬曆初復之相沿至今無釐正者使與衍聖公〻然並列何哉

寧陵城

侍講湯先生言初寧陵城小而卑呂新吾先生以刑侍家居謀大之縣人難於改作或生怨謗公曰三十年後當知吾意至流賊之亂適三十年矣境内百姓攜家入保者以數萬計縣人德之爲立祠

明太宗稱祖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太上皇崩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稱祖無嫌太上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明嘉靖十七年加上太宗廟號曰成祖豈未聞袤之言耶

國初明史總裁

國初順治二年曾奉旨纂修明史大學士剛林祁充格范文程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為總裁學士詹圖賴衮伊圖甯完我蔣赫德劉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讀學士高爾儼侍讀陳具慶朱之俊為副總裁郎廷佐等九員為纂修官

明史開局

康熙十七年內閣奉上諭求海內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著作時閣部以下內外薦舉者一百八十六人十八年三月朔御試體仁閣下中選者彭孫遹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開局編修明史傒補少卿一人邵吳遠改侍讀監司湯斌李來泰施閏章三人即中吳元龍一人改侍講進士彭孫遹中書舍人袁佑等授編修貢舉監生〻員布衣倪粲等授檢討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為監修官翰林院掌學士葉方藹右春坊庶子兼侍講張玉書為總裁官開局內東華門外

五十相

石林燕語云本朝宰相自建隆五年至嘉祐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明崇禎十七年間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觀治亂矣

陳澔從祀

康熙二十六年江西巡撫安世鼎疏言宋儒陳澔南康府都昌縣人著禮記集說學者宗之當與程朱蔡沈胡安國並議從祀部覆陳澔禮經集說上有師承源流明白但性理精深之處未能遠逮程朱即較之蔡沈胡安國亦覺有閒且生平行實湮没無考既已專祀於鄉其著書立言之功亦足云報崇奉兩廡未敢輕議

從祀疏

康熙二十年都察院僉都御史張吉午疏言故明翰林院學士方孝孺當建文靖難之際平居則闡道黜邪臨難則成仁取義能以理學為天下倡其所著遜志齋集自程朱而後未多見也吏部尚書羅欽順當正嘉之際學者蔑棄淵源談空好異欽順作困知記以正人心斥雜學似是之非明心性毫釐之辨至萬曆啓禎間聖式微異端並熾賴有光祿少卿顧憲成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倡正學於東林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從吾倡正學於關右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倡正學於浙東皆能羽翼聖經發揮賢傳有功於理學名教並當急議從祀以光大典但此六臣或阻於忌諱或振於權奸所以故明末及表章實為勝

國之闕今正在纂修明史之時伏乞鼂恩從祀登之學宮兩廡
使天下知正學

琉球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焻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向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事下禮部〻覆史載唐貞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

該國王尚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時予為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為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亹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德寨官子祖魯古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

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令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先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為最篤

國家待之亦為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十疋

官年

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歴例減年歳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眞年告人者可謂薄俗按洪容齋四筆宋時有眞年官年之説至形於制書乃知此風由來遠矣獨寇萊公不肯減年應舉又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閒已有之

琉球世纘圖

琉球國或云琉求或云雷求自元已前不通中國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入本朝爲屬國職貢不絶然紀載諸書不詳其世次予門人汪翰林舟次使琉球歸作中山沿革志進呈御覽云世系沿革被國有厲禁秘不以告多方購得琉球世纘圖一卷令譯者以漢文釋之知其國自南宋始稱王元延

祐間國分為三中山山南山北明宣德時復合為一明初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亦遣使入貢受封自宋
及今代已四易所謂姓歡斯者無據謂尚姓者亦非世世纘圖
載之如左〇大琉球國中山王舜天以來世纘圖〇舜天　舜
馬順熙　義本　英祖　大城　英慈　玉城二城或作成　西威　察
度始通中國　武寧　尚思紹　尚巴志　尚忠　尚思達　尚金福
尚泰久　尚德　尚圓　尚宣威　尚真　尚清　尚元　尚
永　尚寧　尚豐　尚賢　尚質　尚貞

## 廣文

唐宋以來仕宦多乞鄉郡以便養猶有古意明代始不得官本
籍至廣文寒官亦有越在萬里者本朝廣文皆銓本直省但不

仕本郡耳

印文

明嘉靖中大同五堡之變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海鹽鄭端簡公時爲主事議改印文柳葉篆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以防詐僞且言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易爲行禮部印此在内衙門且然况邉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邪近用兵諸省恢復地方請印吏科給事中趙之符亦有此請部議未行然識者韙之

八股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藝始於宋王安石詔廢不用科舉改三塲

為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皆然會左都御史王公疏請酌復舊章予時為儀制員外郎乃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三場舊制其一也尚書錢塘黃公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請復三場及寬民間女子裹足之禁教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事得俞
旨餘五事後為臺省次第條奏以漸皆復如寬科場處分條例復恩拔歲貢復生童科歲兩考等是也

試卷稱名

宋呂申公試卷中自稱名王柏題其後謂古意尚存盛如梓云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法則又在申公之前矣